

京/华/学/者/随/笔

高
莽 著

域里域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 华 学 者 随 笔

域里域外

高 莽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域里域外/高莽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9

(京华学者随笔)

ISBN 7-5035-1627-5

I. 域…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13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3.20 元

序

王春瑜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发文至上海师范大学，调我来京工作时，同事裴汝诚教授（宋史专家）私下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是业务骨干，而那里可是藏龙卧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荟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阔”，英贤逐浪高，担心我到北京后，可能压力太大，学术上无声无息。岁月匆匆，转瞬间十七年过去了。回首前尘，我常常想起当年老裴语重心长的话。虽然自感汗颜的是，至今我并没有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但总算出版了十几本书，用我们在私下讲的行话说，在史学界——甚至还有文学界，报上户口。我想，这一点汝诚兄也会首肯的。

我这里所说的“甚至还有文学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出版过四本集子，今年还会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为我在文史园地垦春泥、端饭碗，才进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个是“藏龙卧虎”。即以写随笔的学者而论，我认识的以及虽不认识而通过作品心仪久之的，起码可举出几十位，倘若让熟稔文坛情况的女作家韩小蕙开名单，也许要翻一番。小蕙不仅自己写了不少随笔，出版过几本集子，而且对推动随笔的发展，不遗余力。她在所主编的《新现象随笔》序中，盛赞“谁也没有料到随笔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崛起。”“可称为革命性的崛起”。也许有人会嫌“革命性”这三个字太耀眼，这里存而不论。

但随笔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编了《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这两套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学者，以及学者型的记者。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北京学术界有这样多写随笔的好手，应该编一套《京华学者随笔丛书》，献给读书界。随后，我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需知，随笔虽拥有读者群，但毕竟属于严肃文学，不可能成为火爆的畅销书。每念及此，我觉得应当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随笔创作的扶持。

学者随笔，顾名思义，是学者写的随笔。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专业有成就的学者。顾学颉先生是古典文学、古文文献的专家，年过八十，是学林前辈；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用乌兰汉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他还是著名的画家；姜纬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鸣于时，他的朴学精神，更为同行所称道；阎纲先生、高洪波先生，虽然是读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笔下散发着浓烈的书卷气，不失学者风貌；张建智先生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尽管他们治学各有千秋，但都喜欢随笔，并不时写作随笔。令我特别感佩的是，顾学颉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我一直以为，作为人文学者，如果连忧患意识都不具备，恐怕很难说是有健全的灵魂。其实，在本丛书中，其他几位学者也无不如此。文学作品无疑需要多样化。事实上，读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欢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唉声叹气之类随笔的作者，尽可继续写下去。喜欢读的读者，也尽可照样读下去。但我坚信，类似本丛书的随笔，对社会更有益，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弃绝空言，务去陈言，文笔洗炼，从不装腔作势，原是学者的本色，本丛书自然是不在话

下的。

我的这些老生常谈，对于本丛书的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来说，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学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会有被讥笔拙之虞。出版这套丛书，与作者、编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与他们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们春常在，笔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

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目 录

自 序	(1)
-----	-------

文艺交流篇

让世界更加透明	(5)
叶赛宁的诗与中国前期译介者	(8)
与俄罗斯读者谈《红楼梦》	(25)
勃拉沃，梅兰芳！	(30)
凤还巢	(45)
国画的魅力	(52)
画情	(56)
为契诃夫画像	(59)
读《神曲插图集》	(64)
我心中的葡萄牙作家	(69)
新窗·沃野·大桥	(75)
译诗断想	(76)

访师问友篇

新文化的先驱

——记胡愈之 (87)

“偷运军火”的人

——记曹靖华 (90)

翰老

(92)

大树

——记钱钟书与杨绛 (94)

杰出的东方学者

——记季羨林 (97)

老画家董寿平

(100)

摄魂能手丁聪

(103)

爱听酒后之言

——记张守义 (107)

别开生面的奇书

——读古干著《现代书法三步》 (108)

关东画王

——记王盛烈 (113)

作家的画

——记周翼南 (116)

骆公的篆刻

(118)

韩羽的戏曲人物画

(122)

舞中一片爱国情

- 记吴晓邦 (129)
- 美的旋律
- 记白淑湘 (133)
- 战场·红场·剧场
- 记话剧女导演陈颀 (136)
- 迷人的雪国
- 读门瑞瑜的《雪国绿》 (143)
- 雪的歌者
- 初识于志学 (146)

俄罗斯情结

- 命运多舛的女诗人
- 忆安·阿赫马托娃 (151)
- 孤独的灵魂
- 女诗人玛·茨维塔耶娃 (159)
- 白天的星星
- 女诗人奥丽加·别尔戈利茨 (168)
- 让心灵保持平衡
- 鲍·帕斯捷尔纳克 (177)
- 作家的幸福
- 记鲍·瓦西里耶夫 (185)
- 人民的友好使者
- 访伊·阿尔希波夫 (188)
- 妻子的泪

- 记阿尔希波夫夫人 (195)
- 历史的回声
- 记阿尔希波夫访薄一波 (200)
- 根扎中华
- 访桥梁大师西林的家人 (204)

域外文苑撷英

- | | | | |
|---------|-------|----------|-------|
| 井上靖 | (211) | 野间宏 | (213) |
| 大江健三郎 | (215) | 纪伯伦 | (217) |
| 帕斯捷尔纳克 | (219) | 肖洛霍夫 | (221) |
| 雅·赛弗尔特 | (223) | 米兰·昆德拉 | (225) |
| 黑塞 | (226) | 加缪 | (229) |
| 尤内斯库 | (231) | 尤瑟纳 | (234) |
| 塞拉 | (237) | 加西亚·马尔克斯 | (240) |
| 博尔赫斯 | (243) | 帕斯 | (245) |
| 亚马多 | (247) | 阿莱霍·卡彭铁尔 | (249) |
| 略萨 | (251) | 蒙塔莱 | (253) |
| 埃利蒂斯 | (255) | 纳丁·戈迪默 | (257) |
| 帕特里克·怀特 | (258) | 福克纳 | (260) |
| 海明威 | (262) | 约翰·契弗 | (264) |
| 辛格 | (266) | 布罗茨基 | (268) |
| 玛·阿特伍德 | (270) | 韩素音 | (271) |

自序

世界由于科技令人头晕目眩地飞速发展而变得似乎小了，距离和时间都在成倍地缩短。地球上某一区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转眼之间即可传遍五洲四海，为全球人类所共知。可是学科分类的日趋精细，又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即使二人同在一地，也可能彼此不相识。

本套丛书的编者与本书的作者就是这么可笑又可悲的一对。王春瑜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而我，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就在那里工作，直到离休。我们同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却从没有谋面交谈。

倒是随笔这一感情产物使二人有了神交。我们读过对方的文章。王春瑜先生的随笔给我的启示委实不少。这次，王春瑜先生邀我为他主持的《京华学者随笔》编一本集子，看来并非偶然。随笔有一种魔力，能使路人变得亲近，使陌生人相识。我欣然接受了王春瑜先生的嘱托。

几十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我深感要想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必须做到互相真正理解，彼此信任，而这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散文与随笔除了文学的功能以外，还有联结感情促进了解，使你我更加透明的作用。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一种特殊功力。破坏信任要比建立信任容易千百倍。试想，中苏两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凭借众人的坦诚，以血与汗的代价建立

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岂能轻易动摇？可是它一度动摇了。两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且可不言而喻，文字起了难以形容的作用，其它活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80年代初，两国唯利是图的倒爷们以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当名牌佳货，相互欺骗，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便在普通人民彼此信任的心板上砸了一个坑。

1996年春，我重访莫斯科时，有位老友善意地告诉我，倒爷们的行为在信任方面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我有同感。挚友能够理解这一不良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毕竟在人际关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编纂本集时，我重新阅读了自己近年撰写的一些文章，发现我有意无意地在剖析自己，揭示自己所彻悟的事物。揭示的核心不外是增加透明度，让对方看清自己，同时也尽力让自己看清对方。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中收入了我介绍外国文学艺术和外国介绍我国文学艺术的情况的文章，属于文学艺术交流范围。第二类是通过交往、读书与观看展览等活动，介绍文坛艺苑的师长与友好。第三类是俄罗斯情结。这一组的文章都与俄罗斯人有关，既有俄罗斯文学艺术家，也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第四类是域外文苑撷英。收入这一组的是一些有关当前外国文坛焦点人物的短小文章。

倘若这本集子能给读者带来些许益处，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6. 12. 31

文艺交流篇

让世界更加透明

二十世纪 80 年代，世界文学在我国的交流，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数量剧增，各种专题会议、研讨会、座谈会、接连不断：日本当代文学、东欧当代文学、英美文学、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苏联 70—80 年代文学、今日西葡拉美文学、等等。来访的作家，远的有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近的有邻邦日本的井上靖。中国读书界熟悉多年的外国作家如意大利的莫拉维亚、法国的罗布莱斯、美国的阿瑟·密勒、苏联的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人，也都先后来到我国参观访问。

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人民渴求交流，整个世界都在对话。外国文学在这种形势下，充分显示了它潜在的功能。它增加了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通过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看见了对方的面孔，看见了对方的心，似乎也比以前更清楚地辨认出了自己的模样。

我们的文学发展曾经一度处于封闭状态。极左的文艺政策禁锢过我们的头脑和耳目。80 年代，通过外国文学界的努力，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了解外国文学现状的补课任务。我们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品与文学理论在我国文学工作者面前展示了一番：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小说、新新闻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我们重新评价外国文学，也重新审视了传统的

文学价值与审美观念。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读者的兴趣发生了变化。读者提高了自我意识，求知方面变得主动了。他们不愿被动地接受硬性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要选择自己的需求。读书兴趣向高向深向繁杂扩展。严肃文学为专家学者所推崇，内容健康的通俗文学则满足着更多的群众。

有人至今对外国通俗文学不屑一顾。其实，通俗文学在世界范围所占的阵地极广。通俗文学经过时间的考验，有的佳作也可以成为经典留芳于世。世界上不乏此例。优秀的外国通俗文学，同样有助于读者文化素质的提高。

鲁迅和“五四”运动那一辈文学闯将们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范例：尊重外国文学，也不轻视自己的创作。50年代，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也走过弯路：迷信并跟从过别人的错话，也受过美化现实的愚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使我们清醒了。我们不再盲从权威，也不盲从外国。鉴于读者新的要求，我们反反复复琢磨如何更好地借鉴外国文学，如何提供既有用又有益的精神食粮。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译文出版社以出版经典作品为主，漓江出版社首先开始编纂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系列作品，各地出版社也尽自己所能选编各种各样的外国文学丛书，年轻的出版社不甘示弱，组织新生力量重译和复译名著，出版古典作家作品全集。大家都在努力通过介绍外国文学增加认识世界的途径。外国文学出版事业在全国开了花，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问题跟踪而来：版权问题、经济效益问题、翻译质量问题，外国文学糟粕问题，等等。

提高翻译质量是当务之急，也是今后永远不该忽视的重任。不管是古典名著还是通俗读物都需要有等价的译文。这既是对外国作者也是对中国读者负责的大事。可悲的是粗制滥造的译文趁机泛滥，造成混乱，使不懂外文的读者难辨良莠。但愿在外国文学

翻译领域能逐渐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

展望世界文学的明天，喜多于忧。文学爆炸后的拉美文学出现了一代新秀。他们在文学体裁、艺术风格及挖掘生活方面都有了新的开拓；古老的阿拉伯文学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与新的生机，第一次被授予国际文学奖金说明了它已引起世界的另一个半球的重视；欧美国家的文学保持着碰撞现实的勇气与标新立异的爱好；俄罗斯文学反思历史和揭示新的现实的新作，都值得读者重视。

社会的剧烈变动，各地人民的觉醒，各种艺术风格的展现，作家个性的充分发挥与大胆地追求，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也许在下一世纪初，将有一批深刻反映这个风风雨雨时代的作品诞生。更多更繁重的事业等待着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去完成。

让我们通过踏踏实实地文学交流更好地相互认识，让世界更加透明！